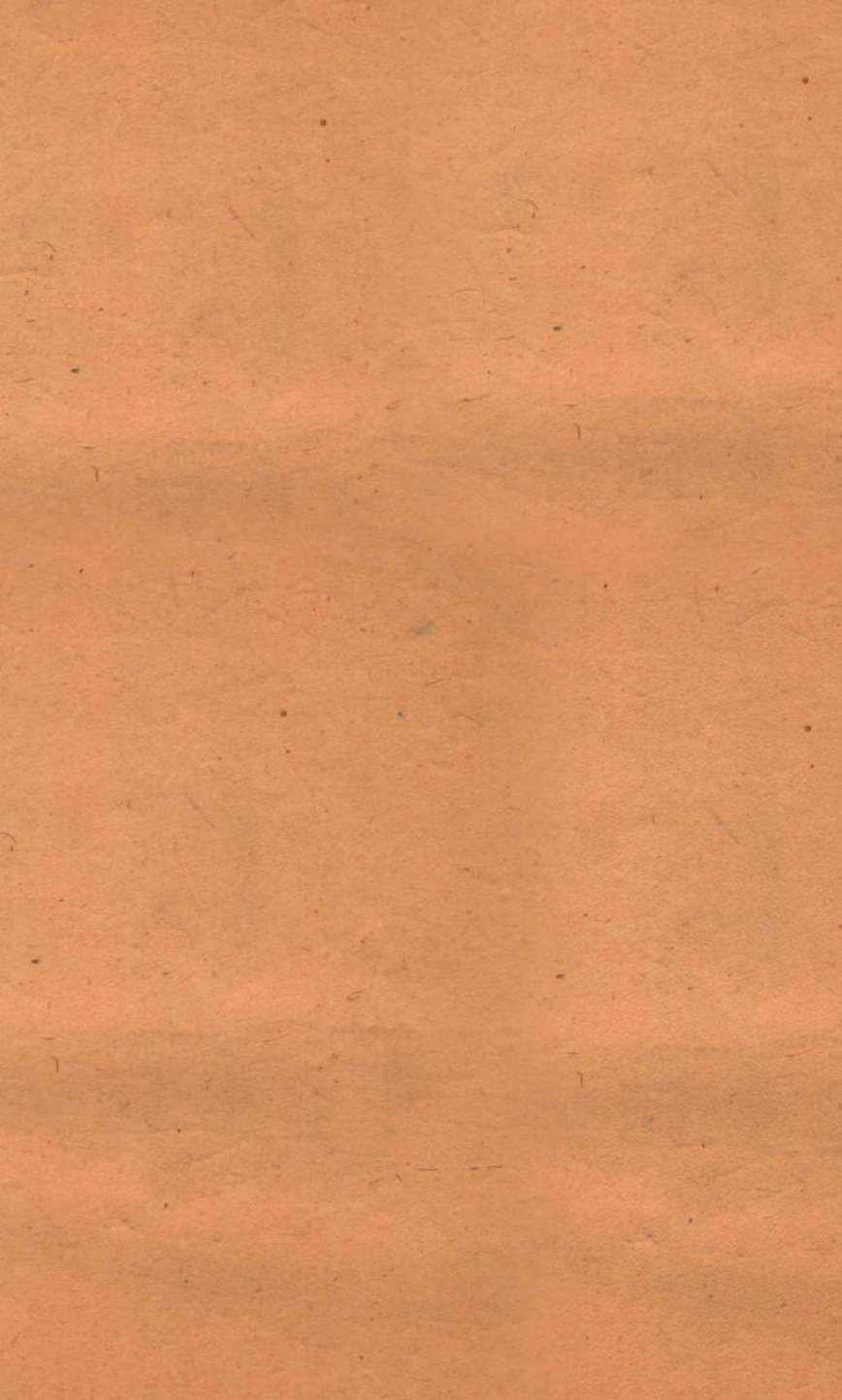




選舉典第三十七卷

養士部藝文二

詩

秦風權輿二章

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澆衰供億澆薄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

不承權輿

賦也

養士部紀事

史記周本紀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騶奭傳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至天下賢士也

韓子叔向御座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

史記荀卿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注索隱曰禮食必

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爲官名吳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皆爲其所尊故云三爲祭酒

韓詩外傳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己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鈐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戰國策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騷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食梁肉豈有毛膚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淮南子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爲吾曰悠悠慙於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

黃憲外史待士篇齊王饗徵君以牢次及李元爲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次及孔紹祖魯猶爲其魯爲齊之一壤也左權獨恥之乃據楹而嘯謂齊王曰昔者楚趙會兵之際有按劍絕羣一言而定楚

趙之盟者王以爲誰乎齊王笑曰此非平原之食客毛遂也曰毛遂爲趙之長城而王輕之何也曰寡人聞之醜女不能治時盛則變醜士不能忠恩盛則激若毛遂者特激於恩之所感耳故曰戰國無默默之士亂世無優優之臣其是之謂乎曰噫何王之懷抱不明也夫口舌長短之士使之在定國則默矣爭利怨戚之臣使之在治世則優矣孰謂士有不易之行哉宣王之席臣於末光而不能激也且夫以齊魯之士則親之非齊魯之士則疏之是臣之後於三子宜矣苟有士產於絕國者聞王之風而歸之其視臣猶臣之視齊王之士也王將何以待之乎臣與徐淵張襄朱儒四臣者皆食客之徒無重於齊國恐一辱之後天下之賢俊必以臣之故而逝矣由此觀之臣雖食客未嘗不爲齊重也齊王有慚色自是宴饗齊王獨加禮焉

留賢篇齊王蠱色不能恭禮賢士徵君將行關吏聞於王王使五臣留行姬侍於王之前以紈掩面而問曰君命五臣留行者誰耶豈非徵君爲乎齊王曰然姬乃叩頭而諫曰君能愛士而不能與之謀若以妾故是妾得戾於齊之社稷雖妾菲薄不敢以色蔽士夫徵君志士也何君之愛士不如愛色耶請賜妾以死無使爲諸侯笑齊王曰汝且休矣吾將禮而用之明日謂左右曰寡人將築臺以

拜士可乎左右曰吾聞築臺以積民怨何士之爲昔高祖拜韓信而興漢未聞築臺也君今傾心於
愛士而驟爲築臺之役吾恐天下之豪傑解襟而怠也若不得已或醺之以禮酒而賓之未爲簡士
也君其醺焉齊王哂曰然已寡人其醴乎左右曰今齊民已聞築臺之命而不聞醴酒士聞此言亦
展心而疑君也昔楚威王有寵姬通於閹人楚王不知也而庭有鸚鵡寤於王此事雖鄙可以喻理
故王言之出不可不密也微君聞之遺齊王曰夫士爲天下靖紛排難而立功於國家者豈徒受人
之爵謀人之祿而利其子孫乎哉忠不可隱道不可沒故去一壑之樂而羈於斯也以士之初心得
天下之賢王而建明之何功之不成然士之所以必俟賢王之禮貌而定去就者豈飾戒於世哉士
之委身於君猶女之結髮於夫也禮不具而求媾則女恥之蒸不崇而求遇則士恥之孟子曰君子
豈不欲士哉又惡不由其道夫士國之幹也木無幹則根柢朽壞而葉無所依國無士則綱紀陵夷
政教蕩然而民無所附故賢王之待士不可苟也臣聞之聖哲之處巖穴也諷以詩書陶以禮樂被
絺褐而不戚甘藜藿而不悔故四皓有采芝之歌楚狂有鳳兮之詠彼豈樂於遺世耶亦其所處之
然也賢王知其然隆之以禮貌養之以厚祿聲色不蠱於其志讒佞不奸於其心則天下士亦傾肝

膳以報於上效牛馬之勞履難死節而不辭也臣雖不才數奉謁於王之左右矣今左右無椒蘭之譏而臣蒙不禮之辱雖結髮於賢王而朝夕以心事之恐四方之諸侯皆以妾婦畜臣也畜臣以妾婦其如賢王何此臣所以必行而不可留也漢室告季王知之乎權奸弄柄王聞之乎臣行之後願王其留意焉無以臣言忘也臣將遊秦楚魏晉以告諸侯陳王室之故請諸侯戮力而輔王室臣之願也王其圖之是歲徵君入衛

受餽篇魏王使人餽徵君桑落之酒徵君受而不拜嬖人曰君以敬先生之故而餽之以醴酒潤先生之令德且欲先生之無忘君也今受而不拜豈君之有簡於先生而躁其默耶僕恐君之敬自茲弛矣殆不可乎夫先生四方之英賓也不得於茲國則之於他然諸侯敬先生之心一也先生事諸侯之心亦一也苟諸侯之餽先生亦受而不拜是敬弛於諸侯而先生卒無所遇矣夫諸侯之餽士禮也餽而不拜是忽君也士而忽君不可以聞隣國且以暴君之過於諸侯諸侯亦以士之忽而笑吾君其若之何徵君乃鼓琴歌簡兮之詩嬖人不悅曰先生以王人之佐不擇吾君館諸敝國今傲君之餽而及使先生其不能禮矣何以行道於諸侯乎徵君笑曰居吾語汝夫古諸侯之待士也宴

之以太牢崇之以師禮故不以爵祿而漬士畫則同席與之肆而議夜則合榻與之密而謀必行其志無疏之以讒無曠之以迹故士能竭其肝膽以忠於公室憲聞之天子之萬乘可以屈臣庶而不可以屈士況於諸侯乎周之興也賢才輻輳於朝諸侯星拱於位故周室強則諸侯述職而覲天子周室弱則天子下堂而見諸侯夫士之係於國家如是而可以犬豕畜哉此憲之所以受而不敢拜也且魏王之譽於隣國者以得士之心也今以犬豕畜士諸侯孰譽焉是長譽也無譽則孤長譽則亂公室其危乎夫長譽而危公室士孰輔之士不輔而求霸猶病者不用醫而求愈也以憲之猥劣不能勉事賢王以至於簡憲何戚焉子以忽而罪憲非所以爲聲也請以憲言達於王乎是歲也魏王復獵於圃田之澤徵君去魏如秦

文獻通考王暎知臨安府括民間冒占白地錢歲入十二萬緡有奇爲太學養士之費

續文獻通考宋寧宗嘉定中趙彥敵監青龍鎮稅務重建鎮學以養士百里之內絃誦相聞是時趙崇本知崇安興學校損俸請買開平廢寺田以充學廩又請佃西林興福二寺廢租以折納餘羨助養士之費

理宗景定初王鏐任江寧知縣縣舊無學鏐下車慨然以興學爲任時值諸學置官

鐘曰有師無學非所以稱上旨卽建學於縣廡之北又置田若干畝以備學之廩粟焉 嘉熙元

年趙汝鐘知桐廬縣發縣帑五千緡增置學田養士

金史宣宗本紀興定元年二月壬戌尙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上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

元史高智耀傳皇子闊端鎮西涼儒者皆隸役智耀謁藩邸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厮養同役非便請除之皇子從其言欲奏官之不就憲宗卽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世祖在潛邸已聞其賢及卽位召見又力言儒術有益治道反覆辯論辭累千百帝異其言鑄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戶皆從之給公文爲左驗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智耀奏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厲天下帝然之卽拜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

非士亦不可帝悅更寵賚之

輟耕錄國朝儒者自戊戌選試後所在不務存恤往往混爲編氓至于奉一札十行之書崇學校獎秀藝正戶籍免徭役皆翰林學士高公智耀奏陳之力也公河西人今學校中往往有祠之者

元史廉希憲傳希憲爲京兆宣撫使首請用許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爲根本計國制爲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爲儒

輟耕錄恆陽廉文正王希憲字善父畏吾氏由父孝懿王布濟凱官廉訪使氏爲國初拜爲平章政事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武敏公整以初附爲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見王之弟兄凡十人後皆至一品內王弟昭文館大學士光祿大夫薊國公希貢猶布衣爲通報王方讀書略不答薊公出整復浼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慚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衣襤褸袖詩求見王之弟兄皆擲揄之薊公復爲入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苦乞歸王明日遂言於世皇皆遂其請是夜諸兄弟問

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窮秀才却以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王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嘖笑繫天下輕重整雖貴賣國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況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且將掃地矣王之作興斯文若此是大有功於名教者也

元史申屠致遠傳宋平焦友直楊居寬宣慰兩浙舉爲都事首言江南學田當仍以贍學行省從之阿魯渾薩理傳至元二十一年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納之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秋九月命領館事阿魯渾薩理曰陛下初置集賢以待士宜擇重望大臣領之以新觀聽請以司徒撒里蠻領其事帝從之仍以阿魯渾薩理爲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仍兼左侍儀奉御士之應詔者盡命館穀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其弗稱旨者亦請加資而遣之有官於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內前冀帝見之帝果過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況欲損之誰肯至者阿魯渾薩理又言于帝曰國學人材之本立國子監置博士弟子

員宜優其廩餼使學者日盛從之

徹里傳至元二十三年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逸時行省理財方急賣所在學田以價輸官徹里曰學田所以供祭禮育人才也安可鬻遽止之還朝以聞帝嘉納

劉秉忠傳秉忠被召上書略曰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營運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營運產業者會前聖旨種養應輸差稅其餘大小雜泛並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養才勵人之大也

趙良弼傳良弼別業在溫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忘本也

巉巉傳巉巉以重望居高位雅愛儒士甚於饑渴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於其門達官有怙勢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巉巉曰世祖以儒足以政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祕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仲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

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靈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家國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我國也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達官色慙

吳師道傳師道遷池州建德縣尹郡學有田七百畝爲豪民所占郡下其事建德俾師道究治之卽爲按其圖籍悉以歸于學召爲國子助教尋陞博士其爲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人人自以爲得師

徹里帖木兒傳徹里帖木兒之在江浙也會行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故其入中書以罷科舉爲第一事先論學校貢士莊田租可給怯薛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至是遂論罷之輟耕錄浙省參政董公搏霄字孟起以名行當至正癸巳之間總兵戌昱嶺獨松千秋三關日號令嚴肅民賴以安及尅復諸郡不殺擄不抄掠其御將帥也凜然不可犯而四方之士歸之者禮遇勤至尊酒在前起立捧觴旣恭且和然後取其所長而任之若董公者可謂得待士之體矣

明昭代典則洪武二年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

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于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

陝西通志張惟任潼關人以大理寺卿致仕建明新書院置學田百畝教育一鄉俊秀又特疏請增本衛廩餼十石里人德之爲立祠文廟右祀春秋

湖廣通志譚元亮字擬陶崇禎中由恩選入國學署漢川諭時兵燹之餘士氣不振元亮修葺學廡教育諸生周其困乏貧不能給者衣食之

養士部雜錄

容齋三筆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王明起爲褒信主簿洞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煜有國時割善田數十頃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俾領洞事日爲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

西山政訓學校風化之首訪聞諸縣間有不以教養爲意者贍學之田或爲豪民占據或爲公吏侵漁甚至移作他用未嘗養士其間雖名養士又或容其居家日請錢米未嘗在學習讀或雖住學而

未嘗供課或雖供課而所習不過舉業未嘗誦習經史凡此皆有失國家育才待用之本意今請知
佐究心措置學田所入嚴加鉤考毋令滲漏計其所入專以養士仍請主學官立定課程每旬一再
講書許士子問難再講之日各令覆說前所講者舉業之外更各課以經史使之紬繹義理講明世
務庶幾異時皆爲有用之才所補非淺

奇子雜言宋多人才漢唐皆不及者蓋宋之待士其勸恤也重其黜逐也輕如有慶賞蔭子及孫有
罪止貶竄鞭扑罵辱不及焉此雖垂亡得養士之力也

選舉典第三十八卷

士習部總論

國語 管子對齊桓公

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咙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天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爲士

晏子 問下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使恤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爲苟戚不同則疎而不悻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

古今圖書集成
上不疑其身用於君不悖於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

墨子 所染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爲五色矣故所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禮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大戴禮 哀公問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